

凡例

一、本書係根據中央訓練部擴大部務會議議決：依據總理訓令人民之遺教編輯中等學校教科書一案，編輯之

二、全書正文，皆係摘錄總理原著文句，但爲崇七五三等接見見，間由編者加入一二接續詞及語助詞以資連貫。

三、全書內各項標題，亦以引用總理原文爲原則。但遇文句辭意未完時，略有增減。

四、全書編輯，係依總理各種遺著之原本，分類摘錄。惟三民主

義，因原文缺居屋問題及行動問題兩小節，乃由建國方略內摘錄而成，是爲例外。

總理遺教
國民讀本總目錄

自傳

第一章 三民主義

第一節 三民主義總論

第二節 民族主義

第三節 民權主義

第四節 民生主義

第二章 知難行易

第一節 知行總論

第二節 知難行易之證明

第三節 能知必能行

第四節 不知亦能行

第三章 軍人精神教育

第一節 精神教育之意義

第二節 智

第三節 仁

第四節 勇

第五節 決心

第四章 五權憲法

第一節 憲法

第二節 三權憲法

第三節 五權憲法

第五章 民權初步

第一節 結會

第二節 動議討論及表決

第三節 修正案

第四節 動議之順序

第五節 權宜及秩序問題

第六章 實業計劃

第一節 建築鐵路

第二節 浚治江河

第三節 建造港埠

第四節 興辦衣食住行印刷工業

第五節 發展礦業

第六節 結論

第七章 對人民的訓話

第一節 對於農民的訓話

第二節 對於工人的訓話

第三節 對於商民的訓話

第四節 對於青年的訓話

自傳

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幸已達破壞之成功。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勵將來。且以自勉焉。

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數千百種。類多道聽途說之辭。鮮能知革命之事實。而於革命之原起。更無從追述。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該章所述。本甚簡略。且於二十餘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尙爲問題。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尙未敢自承與中會爲予所創設者。又未敢表示與中會之本旨爲傾覆滿清者。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茲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成立之時。幾爲予一人之革命也。

故事甚簡單。而於贊襄之要人。皆能一一錄之無遺。自同盟會成立以後。則事體日繁。附和日衆。而海外熱心華僑。內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畢錄於茲篇。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乃能全爲補錄也。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尚義。廣交游。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于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紉。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游。聞吾言者。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

往香港。斯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爲四大寇。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

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游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銅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贛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

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淡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衆。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二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因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

敗後三日。予尚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隨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橫濱。時予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改裝。重游檀島。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衆。布置一切。以謀捲土重來。少白則獨留日本。以考察東邦國情。予乃介紹之于日友菅原傳。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即宮崎寅藏之兄也。此爲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予到檀島後。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與中會。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

惟卒以風氣未開。進行遲滯。以久留檀島。無大可爲。遂決計赴美。以聯絡彼地華僑。蓋其衆比檀島多數倍也。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遇有馳車迎面而來者。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吾遂一躍登車。彼夫婦不勝詫異。幾疑爲暴客。蓋以吾改裝易服。彼不認識也。予乃曰。我孫逸仙也。遂相笑握手。問以何爲而至此。曰回國道經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覽風光也。予乃趁車同游。爲之指導。遊畢登舟。予告以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不日將由此赴美。將隨到英。相見不遠也。遂歡握而別。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沿途所過之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祇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而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拚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勢已盛。

。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爲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爲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旨也。而其事必當極爲祕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爲杜絕者。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此條件而立會。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以最合羣衆心理之事跡。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之拜會。則以演戲爲之。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其傳布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因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國內之會黨。常有與官吏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尤多了解其義者。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

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復明之口語。亦多有不知其義者。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彼衆多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衆。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不過爲初期之播種。實無影響於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故予甫抵倫敦之時。卽遭使館之陷。幾至不測。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檳島之邂逅。真有天意存焉。否則吾尙無由知彼之回國。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圖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時歐洲尙無留學生。又鮮華僑。雖欲爲革命之鼓吹。其道無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爲唯一之天職。予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

於讞罰也。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爲外相。犬養爲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爲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國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塚・爲最。其爲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宜野等。其爲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兩博士。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誌不忘耳。其他間接爲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尙多。不能於此一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

日本有華僑萬餘人。然其風氣之銅鑿。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吾黨同人。有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

也。其難固已如此。而欲向內地以傳布。其難更可知矣。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旨。而不以爲怪者。只有會黨中人耳。然彼衆皆智識薄弱。團體散漫。憑藉全無。只以爲之爲響應。而不能用爲原動力也。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爲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蓋予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而同志尙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時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并合於興中會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予以爲時機不可失。乃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謀響應。籌備將竣。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

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爲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監視。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計劃。不得施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爲之接濟。予則折回日本。轉渡台灣。擬由台灣設法潛渡內地。時台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劃。就地加聘軍官。蓋當時民黨尙無新智識之軍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士良得令。即日入內地。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衆。出而攻撲新安·深圳·之清兵。盡奪其械。隨而轉戰於龍岡·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所向皆捷。清兵無敢當其鋒者。遂佔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及武器之接濟。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總理伊藤氏。對中國方針。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制台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者。而予潛渡之計劃。乃爲破壞。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情形。並令